

王

陽明

第
貳
部

起兵破賊

长
篇
历
史
小
说

许葆云◎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王陽明

第貳部
起兵破賊
长篇历史小说

许葆云◎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阳明·起兵破贼 / 许葆云著. ——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224-10347-2

I. ①王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0716 号

王阳明·起兵破贼

作 者 许葆云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(010)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×1000mm 16 开 21.5 印张 365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10347-2

定 价 38.00 元

王陽明

起兵破賊

CONTENTS
目录

第一回/1

进书院先生讲圣学,讨五恶阳明遭暗算

第二回/17

动机心阉党起内讧,得升迁守仁赴庐陵

第三回/30

治穷县太尊受劳苦,罢苛税书生弃仕途

第四回/47

乱糟糟宁夏平叛乱,急火火张永捉权奸

第五回/60

祸国贼祸至受刑戮,谋国臣谋尽黜田园

第六回/79

王阳明答疑结君子,诸夫人过继信小人

第七回/101

酿深谋宁王贿权宠,添远虑王琼入豹房

第八回/124

护社稷书生充巡抚,拯流民阳明得智囊

第九回/140

孙德成坐困南昌府,李士实计赚金龙笈

第十回/153

道士指路力擒水寇,强盗劫牢震吓省城

第十一回/175

王巡抚初设十家牌,广东兵受挫象湖山

第十二回/189

察贼势连夜破山寨,体民情草创平和城



第十三回/204

捧上诚心安民治境,祭出新法重练乡兵

第十四回/219

凭智勇攻破绝险地,说良知劝服死心贼

第十五回/240

雷举人真心凡三顾,池仲容假意设三谋

第十六回/254

毕尽诚心阳明抚寇,终归软弱池匪伏诛

第十七回/268

血祭良知正德听谏,泪镌诚意唐寅回心

第十八回/293

奸佞争权藩王败势,图穷匕现宁府杀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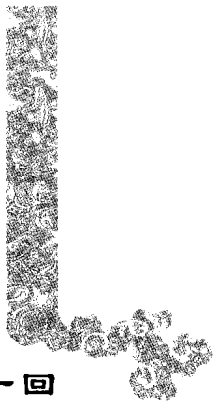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九回/309

上贼船先生遭凶险,为情意丫头拼性命

第二十回/322

吓蛮贼阳明用奇计,犯狐疑宸濠误军机





第一回

进书院先生讲圣学，讨五恶阳明遭暗算

(一)

文明书院在贵阳府城的忠烈桥西侧，以前一直是个挺破落的地方，直到几年前，刚到贵阳上任的按察副使毛科才弄了几个钱好歹把这儿翻修了一下，多少算是有点儿模样了。一道齐整的青砖高墙，新崭崭的红漆大门楼，门上“文明书院”的大牌匾是毛科的手迹。走进去是一道新修的照壁，当门处“恭敬整肃”四个大字是写给生员们看的，背后一幅刻画是孔圣人“西狩获麟”的故事。

麒麟是神兽，每遇圣王则出，可春秋乱世邪恶当道，却不知从哪儿跑出这么一个傻乎乎的麒麟来，结果立刻叫人打死了，打死之后也不知道是个麒麟，倒把孔夫子请去观看，孔子见了就冲着麒麟大哭：“孰为来哉？孰为来哉？”……

想到这儿，王守仁不由得摇头苦笑。看来这道照壁是毛科老先生故意立起来的，其意不言自明。

转过这幢照壁，迎面是一间宽大的厅堂，灰溜溜的一座旧房子，破旧的门额上题着“文会堂”三个大字，中堂是孔圣人像，下面摆着个小小的香案，四壁挂着核桃木大漆的竖屏，刻的无非是梅兰竹菊，松龄鹤寿，大概也都是早先书院里的旧物，堂中桌椅几案没有一样是新的，漆都有些斑驳了。

既然叫文明书院，就该是这么个破落的地方。

一位五十岁上下的文士正在堂中坐着，见守仁提着个包袱进来，忙站起身一颠

一颠地迎上来拱手笑道：“这位就是阳明先生吧？鄙人陆子谦，是这书院的教授，早听学道大人说过阳明先生这几日要来，特在此相候。”

这陆子谦生得身形胖大，挺着个肚子，一身衣服都被撑得圆滚滚的，一张脸好像个白面捏出来的包子，细眉小眼，一个小号的蒜头鼻子，配着一张细齿薄唇的小嘴，再加上这一脸亲切的笑容，更显得这张肉墩墩的胖脸其大无比。守仁知道此人是府学的教授，职位在自己之上，又见人家这么客气，赶忙上前还礼，两人互道了声“久慕”。陆子谦往守仁身后看，却见跟进来一个黑黝黝的夷人，青布包头，一身短衣草鞋，腰上插着一把银灿灿的长刀，肩上扛着一捆行李，看不出是什么路数，不禁有些诧异。

见陆教授一脸惶然，守仁忙说：“这是在下于龙场结识的一位兄弟，叫尔古。”陆子谦把尔古上下扫了两眼，略点了下头算是打个招呼。尔古也不懂汉人的礼数，连个礼也没还，背着行李卷儿站在守仁身后。

陆子谦又冲守仁笑道：“我先领阳明先生在书院里到处看看，漱居之所已经安排下了，先生看看满意与否。”领着守仁进了后院。

这后院里的几进书斋倒全是新修的，一共四间，全是青砖黑瓦，绿窗红门，门楣上题额分别写着颜乐、曾唯、思忧、孟辨，远远听得斋内书声琅琅，书院里的几位训导正在给生员们授课。

文明书院里原有教授一人，训导四人，生员二百余人，其中每月从官府领取廩米六斗的“廩膳生员”四十人，增广生员四十人，另有附学生一百余人，虽然看着不怎么兴旺，实则已经是贵州一省最大最有名气的书院了。如今守仁被提学道席书请出山来在书院里充了一名训导，这么一来书院里共有六位教员，一共教着两百来个学生。

说真的，守仁今年也三十八岁了，吃过苦受过罪，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在龙场讲学也有几百场了，可现在要面对几十位生员一起讲评学问，和早先教苗人识字算数大不一样，不由得心里很是紧张。陆子谦大概看出些来，笑着说：“阳明先生是状元公之后，浙江第一才子，非比寻常，不但生员们要多听先生讲评，就是我们这些教授、训导，也要多和先生讲习才好。”

这个时候听到一句鼓励的话，守仁心里着实觉得温暖，赶忙拱手逊谢。陆子谦领着守仁转过书斋，往后边来。

后院里却又全是一带旧房子，一座不大的孔庙，内有圣人塑像，两侧侍立着颜

渊、仲由、端木赐、言偃、冉雍、冉求、冉耕、宰予八位弟子，像塑得不是很精，规范倒也俨然。守仁在这儿上了一束香，拜了拜。

孔庙之侧是两间书斋，各有四楹之广，左为“师文”，右是“学孔”，里面图书满壁，却静悄悄的没有人迹。再后是教授、训导们的住处，门上一块小匾写着“乐育轩”三个字。左右两排厦屋是生员的居所。陆子谦过来推开一扇房门，守仁跟了进来，见这间静室不大，屋里只有一床一几一案两椅，案头摆着笔砚和两部书，一部是天下学子必读的朱子《四书集注》，另一部是南宋谢枋得所著的《文章轨范》，此外四壁萧然，别无长物。

“阳明先生看着还满意吗？”

这几年王守仁吃过太多苦，见过太多事了，眼下这么个简陋的住处，在他看着倒也满意，赶紧又连声道谢。心里想得最多的还是讲学的事：“在下敢问一声，这府学里常讲的是哪些学问？”

“哦，无非是‘四书五经’，洪武皇帝亲订《御制大诰》，以及《大明律》。”陆子谦笑着说，“阳明先生刚到，不必急于一时，先休息两日，讲学的事慢慢再说。”对守仁拱拱手，出去了。

尔古把守仁的行李放好，被褥铺在床上。眼看房里只有一张床铺，自己只有打地铺了，就用眼扫了一下，算算地铺打在哪个墙角合适些。守仁一眼看了出来，笑着说：“兄弟饿了吧？咱们出去找点儿东西吃。你出山的时候连被褥都没准备，也要买新的，再买一张竹床，我睡这边，你睡那边，晚上闷了可以说说闲话儿。”领着尔古出了书院，上了大街。

贵州自古山多地少，是个偏僻贫瘠之地，这贵阳虽是省府，却也并不富裕。可是城中有山，山边有城，风光倒是不错，铜鼓山、来仙洞、凤凰山、狮峰台，鸭关山景、龙井秋音、灵泉映月、圣水流云、虹桥春涨，处处景色如画，灵秀旖旎，值得一看。

眼看天色尚早，守仁和尔古在大街上吃了一碗米粉，顺便跟人打听贵阳城的名胜，粉摊上的老板告诉他，城西有座大罗岭，山上有杖钵峰、宝塔峰、钵孟峰、三台峰、檀山、狮子岩、象王岭诸处名胜，树木苍郁，泉水清澈，人迹渺然，清幽自在，号称黔南第一奇山秀水。守仁一时心血来潮，就和尔古径往城西而来。满街上的人看守仁带着方巾穿着长衫，一表斯文，一副读书人的做派，身后却跟着个短上衣宽裤脚、头缠青布腰挎长刀一脸凶相的蛮子，都觉得奇怪，站在街边盯着他们

看，有多事的还跟在两人身后指指点点，说长道短，守仁也不理会，和尔古一路出了贵阳西门，来看风景。

却想不到这大罗岭美则美矣，却甚是偏荒，山间树木琅琳，奇石秀水，却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，偶尔路过一两处小村，只见不多的房舍全成了断壁颓垣，没有一家住户，村外有些平地似乎被人耕作过，却也早撂荒了。在山里走了一上午也见不着半个游人，只在溪水边看见一块大石头上头刻着“黔南锦绣”四个字，算是大罗岭上唯一的文物景致了。

想不到这么好的一处山水，却一无人烟二无寺院，附近连个住家都没有，守仁也觉得奇怪。山势荒凉，有景也看不下去，无心游览，下山回城。走到城西大街上，看到一间卖米粉的店子有些眼熟，想起当年自己到龙场驿上任时曾在这里吃了一顿饭，店老板还好心指点了自己一堆话，那时候真以为进了龙场是九死一生，现在不但走出来了，还多了一个好兄弟跟着，越想越有趣，一时好事，又进了店里。

店主倒还是当年那个大嗓门的黑胖子，上前招呼客人，却见守仁身后跟着个挎刀的蛮人，不禁一愣。守仁也没往这上想，只问店家：“这位大哥还认得在下吗？”店主看了守仁半天，哪还想得起来？守仁笑道，“三年前在下到龙场驿去做驿丞，在你店里吃过一碗粉。”

店主抓抓头皮想了半天，终于记了起来：“原来是这位老爷！这三年在龙场过得还好吗？”

要说守仁这一辈子，活得最舒心最惬意最充实的就是在龙场给苗人讲学的这两年了。可这话说给店老板听，人家不但不会信，怕还要笑话他。守仁只好含糊地说了句：“在下已改任府学的训导了。”

“那就好！在府学教书，可比在深山老林里受罪好多了。”店主端过饭食来，又看了尔古一眼，悄悄把守仁一拉，“这位老爷，借一步说话。”把守仁领到一边，低声问，“老爷身边这蛮子是谁？”

“是我在龙场结交的一位兄弟。”

见守仁跟这蛮子称兄道弟，胖掌柜把手一拍：“唉哟！老爷大概也知道，贵阳城里的人可瞧不上这些蛮子！尤其最近这次水东的蛮人叛乱，一直打到贵阳城下，害了不少人！现在老爷领着这么个蛮子在街上走，又挎着刀，要是碰上衙门里的人，恐怕二话不问就把他捆走了！老爷也要担些干系。”

这一句话可点醒了守仁。难怪贵阳城外荒无人迹，原来是水东大羊场那场战乱

的关系。要按店家这么说，尔古这个“蛮子”挎着刀在街上乱转，弄不好真惹了麻烦，倒让自己的兄弟受委屈。

守仁赶紧谢了店家，过来跟尔古说：“兄弟，你把那刀给我拿着。”

尔古不懂守仁的意思，但大哥说话他没有不听的，就把刀交给守仁。可这把土司送的宝刀银灿灿的实在太惹眼了，守仁拿在手里也不像样子，照样惹人注意。没办法，还是这位好心的胖老板胡乱找了几张皮纸好歹把长刀包裹起来，守仁赶紧领着尔古先回书院，把刀放好，跟尔古说：“以后在贵阳城里，出门的时候不要带刀，否则不方便。”

“行，我听大哥的。”

守仁又找了两件衣裳出来：“你把那身苗人的衣服换下来，这样看起来就不显眼了。”

一听这话尔古有点儿犹豫起来：“尔古是个彝家人，这身衣服穿惯了的，汉人衣服太啰唆，穿起来不方便。”

其实尔古也有心眼儿，刚才守仁和那个店老板说的话他隐约听见了，现在他也知道这身彝家人的衣服一旦脱下来，只怕再也穿不回去了，一时犹豫着不愿意换衣。可看守仁一脸为难，想了半天，还是把衣服脱下，换上了守仁的衣裳。

守仁却想不到尔古的心事，看尔古换了衣服，又在头上扣了一顶六合一统帽，不那么惹眼了，这才又领着尔古上街，给他买了被褥、竹床，回来时，晚饭已经摆在桌上。

吃过晚饭，陆之谦满脸带笑地进来了：“阳明先生刚到，在下本想让先生歇息几天，不想今天正好有位训导病了，只好偏劳阳明先生了。”

听说自己马上就要给学生讲学，守仁又兴奋又有些紧张，忙说：“王某自当尽力。”

“好，明天起阳明先生就在‘思忧斋’里给生员们授课吧。”

(二)

自这天起守仁就在府学里给诸生们讲起学来，初时有点儿缩手缩脚的紧张，只几天下来就习惯了。和众生员们谈讲学问，有说有笑，这一晃就是大半年。



讲学的日子最是安逸，静如止水，守仁和书院里的训导、诸生也都混熟了，尤其书院教授陆之谦对他特别客气，没事的时候常来守仁屋里坐着，谈谈讲讲。这位陆教授在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平时也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来，却很好奇，问题最多，时不时还拿出纸笔来记上几句。守仁见人家把自己这么当回事，也很高兴，就把陆之谦当成好朋友来看，凡有心得，就直言不讳地说给他听。

此时已经入了秋，贵阳城里秋老虎闹得厉害，稍稍一动就浑身大汗淋漓。这天午后，守仁在屋里热得坐不住，搬了张椅子放在后院紫藤架的阴凉底下，随便拿了本书，坐在院里乘凉。正在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忽然身边有人低低咳嗽一声，守仁睁开眼，却是一个叫吴甫的廪生躬着身子站在一旁，忙放下手里的书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吴甫把眼睛往左右看了看，见院里另有两个训导、十七八个生员或站或坐，教授陆之谦也搬把椅子坐在墙角，手里捏着个蒲扇闭目养神，就冲王守仁又作了个揖：“学生想问一问，先生对‘圣人诛少正卯’一事如何计较？”

原来吴甫要问这么个事。守仁微微一笑：“此事生员如何看？”

吴甫把身子又略躬了一下：“《荀子》有载：孔圣人与少正卯同在鲁讲学，少正卯奸狡善辩，每每引诱孔门弟子，以至圣人门下‘三盈三虚’，弟子流散。后来圣人做了鲁国的大司寇，上任仅七天，就诛了少正卯。圣人的弟子来问，圣人说：人身上有‘五恶’，这五种恶行比偷窃还要可恨，叫作‘心达而险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，记丑而博，顺非而泽’，有其中任何一项恶行的就该杀，而少正卯五恶俱全，邪恶至极，实在是非杀不可！学生以为圣人以‘五恶’诛少正卯，实是为天下正视听，当然是件大大的好事，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听吴甫问出这些话来，守仁眯起眼睛略想了想，指着身边的凳子对吴甫说：“居！吾语汝其故。”

这一句正是《荀子》篇中孔圣人对弟子说的原话。守仁拿出来，是在和弟子开玩笑。听他这么一说，近处的几个学生都笑了起来，一起围过来听守仁讲论，吴甫也赔了个笑脸儿侧着身子在守仁身边坐下。守仁等吴甫坐定，才说：“生员说的这个故事其实不当讲论，因为‘圣人诛少正卯’实则并没这回事，这只是荀子之喻罢了。孔子没有杀过少正卯，也不会杀，更不该杀。”

守仁此话一出，几个学生都愣了一下。吴甫立刻追问过来：“这是一件大事，先生怎么能断言此事为虚？”

“圣人的言行传诸于世的甚多，可诛少正卯却不见载于史册，难道圣人做了这

样的事，还会隐讳不提吗？”

听守仁一句话把此事否了，吴甫的嗓门也提高了些：“此事载于《荀子·宥坐篇》，天下读书人都是看过的，先生怎么说不载于史册呢？”

吴甫这一声质问，把院里的一帮生员都给引了过来，只有陆之谦一个人还躺在椅子上打盹儿。

见这个吴甫性子直率，对学问又热衷，守仁倒挺高兴。遇上这样好学的人，当然要好好讲说一番：“生员问得好，这件事大家不妨讲论一下。荀子是儒家后学，比孔子晚生了一百六七十年，孔子诛少正卯之事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吴甫笑道：“荀卿是儒学宗师，虽与圣人相隔百多年，可离得也不算远，他知道此事，不足为奇。”

吴甫这句话就说错了，守仁淡淡一笑：“不足为奇吗？”转过头来问身边的生员们，“各位觉得呢？”

十几名生员互相对看了一眼，六七个人同声说：“学生以为荀子知道圣人诛少正卯一事，果然不足为奇。”另外几个学生缩着头不吭声，但看这意思也是认为“不足为奇”的多。

这几个生员的回答倒让王守仁吃了一惊！

他幼年读书时就读过《荀子》，见了此篇也大为惊骇，觉得圣人竟以“五恶”杀人，实在不可理喻！后来专门为此问了父亲，才知当年朱熹老夫子已经考证过，圣人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——既不会做，也不能做。自那时起，守仁就一直以为天下读书人都读朱熹的书，自然也知道“诛卯”是流言，是喻典，并非真事，却想不到今天在这贵阳城里，这么一帮饱读诗书的生员，竟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假的……

这么看来自己真该给学子们讲论一番了。守仁坐直了身子问吴甫：“生员觉得孔圣人是一位君子，做的是君子事吗？”

这一问可真厉害，天下的读书人谁也不敢有二话。吴甫赶紧说：“孔圣人自然是位正人君子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孔圣人诛少正卯，天大一件事情，为何不载于《春秋》？此书是圣人一手修成，其目的就是要褒贬善恶，让后世君臣顾惜名节，多为善，不作恶，免得青史之上留个骂名。若果真杀了一个少正卯，以圣人之正，自然要在《春秋》上大书特书，以警后人。何以只字不提呢？又有一本书：《论语》，是孔子的弟子所录，记的都是圣人言行，洋洋数万言，面面俱到，却独找不到‘少正卯’三个字，

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守仁扫了学生们一眼，“又有一部《左传》，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，把鲁国上下大小事件写得极尽翔实，其中多有关于孔子的记载，可也找不到‘少正卯’三个字。为什么这些古书都不记载此事，偏偏一百多年后的荀子把它录了下来？”

吴甫忙说：“先生此言差矣！《吕氏春秋》也载此事，此外还有《史记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孔子家语》，所载所论分毫不错！”

“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家语》都晚于《荀子》，其中《吕氏春秋》相距最近，也有十数年。这部《吕氏春秋》并非一个人的著述，而是秦国丞相吕不韦招门客集著而成，而此时荀子的弟子李斯已赴秦国，正好投在吕不韦门下，所以《吕氏春秋》引荀卿之典，不足为奇。”说了一堆话，守仁已经热出一头汗来，挥了几下蒲扇，笑着问吴甫，“我这么说，生员应该明白了吧？”

到这儿，吴甫已经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。守仁见他也是一脑门子汗，就把蒲扇伸过来给他也扇了几下。不想吴甫忽然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说了一句：“先生不用管这‘诛卯’之典是真是假，只说少正卯所犯的‘五恶’是否当诛？”

想不到吴甫问出这话，守仁把两手一摊：“既然并无‘诛卯’之事，又哪来什么当诛不当诛的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“学生只问这‘五恶’是否当诛？”

见学生和自己争执起来了，守仁倒不着急，反而觉得有趣。笑道：“要单论这‘五恶’，也不可取。所谓‘心达而险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，记丑而博，顺非而泽’都是虚言妄指。难道所思所想与众不同就是心达而险？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的主张就是行辟而坚？论点与正统不一致就是言伪而辩？若是如此，世上岂不只剩了一路思想，一种行为，一个说法？这样岂不是堵塞了天下幽幽之口，只剩了一个人可以立言立行？”

“天下自然只有圣人一人可以立言立行，否则所有人都胡言乱语、立言立行起来，岂不是天下大乱了吗？”

想不到这个吴甫还挺偏激，虽然他的道理偏了，可守仁心里倒挺喜欢这种敢想敢问的学生，就笑着说：“孔圣人之时百家争鸣，并非一人立言，圣人自己虽然立言立行，却周游列国而不得志，若当时有人说‘唯一人方可立言立行’，那圣人之言岂不是也被斥为胡言乱语，也不能传之后世了？荀子在书里编出这‘五恶’的典故来，是因为他身处战国乱世，儒家衰微，法家强盛，荀子的言论里也难免带上

了法家味道。可荀子本身并不是圣人，他又凭什么立言立行呢？倘若别人来问荀子：‘你如此用典，算不算心达而险，言伪而辩？’恐怕荀子也不好回答了。”

“荀卿是代圣人立言。”

守仁冷笑一声：“无中生有，不能算代圣人立言。”

“可圣人有言：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，又曰：‘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’，这不就是‘五恶’当诛的因头吗？”

“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并没有错，可这并不是说道不同者就要互相攻杀。‘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’一条，这个‘异端’其实就是‘两端’的意思。圣人说过：‘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’，于此朱熹早有注示：‘两端，执言两头，言终始、本末、上下、精粗，无所不尽。’依此解释，‘攻乎异端’的意思与‘叩其两端而竭’相似，又与‘过犹不及’之条相仿佛，是告诉人做学问、做事情不要偏激，不要只顾一个方面，忽略另一方面，而不是说要攻杀与自己意见不同之人。”

守仁的才学本领真比吴甫强出太多了，几下子就说得吴甫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可守仁满心里只是想给学生讲论学问，并没有争执之意。见吴甫答不上来，就笑着说：“孔子一生温和坦诚，在鲁为政，周游列国，既不谄附，也不杀人，倒是说过‘子为政焉用杀’的话。所以孔圣人凭‘五恶’杀人实不可信。倒是荀子身为儒学宗师，却到处宣讲‘帝王之术’，教出了韩非、李斯这样的‘法家’弟子，这才是咄咄怪事。”

话音未落，忽然背后有人阴沉沉地问了一句：“依阳明先生之言，这‘五恶当诛’之说站不住脚了？”

忽然有人问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守仁回头一看，却是陆之谦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。那张白胖的脸上也没了平日的笑容，一双小眼睛射出两道冷光：“先生之言陆某不敢苟同。‘圣人诛少正卯’，天下的书都有记载，尤其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赫然有载，太史公之言还不足为信吗？《礼记·王制》有言：‘析言破律，乱名改作，执左道以乱政，杀。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，杀。行伪而坚，言伪而辩，学非而博，顺非而泽以疑众，杀。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，杀。此四诛者，不以听。’这是前人遗训规制，一向为天下人奉行不苟，阳明先生怎么说没有呢？”

不以听，就是不必再审的意思。一个罪人被当成“少正卯”，他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在王守仁看来，这样的王法律条当然是错的：“《王制》、《史记》均



成书于西汉，其所引之典正是来自《荀子》。这是早年荀子的妄言妄论，到汉朝，就变成了杀人之刀！”

陆之谦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先生以为‘五恶’之徒不该杀？”

到这时候守仁也不由得激动起来，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：“天下人都有一颗心，都有一张嘴，都会思考，会辩论，思想不同就是‘行伪’？言论不同就是‘言伪’？学说不同就是‘学非’？那在下倒要请问教授：这‘言伪学非’是谁定的，谁说了算？”

陆之谦根本不回答守仁的话，却把头转向一旁的生员们：“阳明先生高论诸位都听到了，先生以为‘五恶’之徒不该杀，行伪、言伪、学非而不当诛！不知生员们是怎么看？”

此话一出，围在旁边的十几名廪生缩头缩脑，两个训导变颜变色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“不”字。陆之谦又回头来问守仁，“先生果然不认为‘五恶’之徒当诛吗？”

突然之间，守仁心中一动，明白了陆之谦话里的意思！原来这个教授把同一件事说来说去，是在拿话套他！

还有那个吴甫，揪住同一个问题颠来倒去地问，根本不是在讲论学问，他是在给陆之谦当枪使，打先锋。只是后来吴甫叫自己问住了，陆之谦这才跳了出来。

早年王守仁在吏部做主事，赴山东做乡试主考时曾乱出了一个“以道适君不可而止”的题目，险些引来大祸！那时候他年轻气盛不懂事，可这些年经了无数打击挫折，守仁早已洞彻人情世故，知道“因言获罪”非同小可！现在一个陆之谦，一个吴甫，当着一众廪生的面把“诛卯”之典问来问去，说穿了，这是想引得守仁当着众位生员的面说出过激的话来，惹下一场祸事！

可守仁到书院不过半年，这些日子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眼前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在言语上做文章，找他的麻烦？

王守仁是个聪明透顶的人，略一琢磨已经想到了八九分：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陆之谦等人算计自己，要在言论、学问上拿他王守仁开刀！守仁在书院里没得罪过人，可在贵阳城里，他分明得罪过一个都御史王质！

想到这儿，守仁顿时火冒三丈！可当着一众学子的面又不愿意和陆之谦争吵，把手中的蒲扇往地上一扔，站起身来，一言不发扭头就走。

热烘烘的太阳底下，守仁一个人在街上缓缓地踱着，虽然被晒得汗流浹背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心里却是冷冰冰，阴惨惨，脑子里一直想着刚才吴甫和陆子谦说的话。

当年在京城初识湛若水的时候，这位甘泉先生曾说过一句十分厉害的话：“真正的圣人之学早已失传……”对这句话守仁也是认同的。可“真正的圣学”是何时失传，又因何故而失传？守仁自己却并没有认真想过。今天和陆之谦他们的几句争论，倒让王守仁忽然明白过来：原来圣人之学就是在荀子编出“圣人诛少正卯”这个故事的同时，失传了。

不管出于什么心思，有意还是无意，正是荀子用这么一个虚构出来、荒诞不经的故事掘断了“真正圣学”的根。难怪荀子去秦国，称赞严刑酷法的秦国是“治之至也”；难怪荀子这个儒家宗师，却教出李斯、韩非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法家弟子，这可不是巧合！荀子这样的老师，真就只能教出李斯、韩非这样的学生。

“心达而险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，记丑而博，顺非而泽”，这五句话能算是罪过吗？难道一个鲁国的大司寇，一位终生践行“仁爱”的大圣人，可以因为这样一些无中生有的“罪名”就杀死另一个人！

王守仁心里非常清楚，孔圣人一生没做过这样的事，甚至根本连想也没想过。可后世的儒生荀子，一位最推崇孔圣人的宗师，却假圣人之名，编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故事。而第一个急急忙忙引用这个故事的人正是秦国丞相吕不韦，他把这个故事编进了《吕氏春秋》。汉朝的皇帝看了这个故事更是惊喜非常，立刻把它写进了《王制》。

自从《王制》里有了“诛卯”的故事，历朝历代凡大权在握者，都可以借着“圣人之典”随意打杀那些他们厌恨的“五恶”之人，根本不必论罪，只要把手往对方鼻子上一指，吼一声“心达而险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……”立刻就能取了这个人的人性命！

而上一个因为“心达而险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”被打板子，下诏狱，贬谪蛮荒，九死一生的，正是他王守仁。

这么说起来就明白了，原来当年的刘健、谢迁，韩文、李梦阳，戴铣、薄彦徽，还有一个死在蛮边的老东西詹忠，他们全是犯了同一个罪。

——“五恶”，这帮人个个都是“五恶”之徒！

自打在龙场交了那一群苗家朋友，守仁把什么都放下了，一切都看开了，也已经有一两年不怎么想这些事了，可现在他离开了那个世外桃源，又一头扎进世俗的污泥浊水之中，结果忽然一下子把忘掉了的痛苦又全都想了起来。

“是我忠，还是刘瑾忠，是我忠，还是刘瑾忠……”

这是戴铣临死前的哀号。当年这恐怖的嘶号几乎把守仁逼得发疯，可今天再想起来，他却只觉得可怜。

戴铣可怜。

难怪戴铣给人像打狗一样打死了，因为他这个人居然不顾一切，上奏弹劾皇帝驾下最宠信的大太监刘瑾，真正是“心达而险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，记丑而博，顺非而泽”五恶俱全！这样的人当然要打死！可戴铣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人打死，所以戴铣这个人实在是可怜。

王守仁倒比戴铣幸运些，虽然他原本也该被打死的，可这个余姚人骨头硬，百死之中捡了一条性命，一直活到今天，竟给他琢磨出自己挨打的缘故来了。

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，这顿打就算没有白挨。

以前王守仁读圣贤书的时候，本来就不相信“圣人诛少正卯”这回事。现在他更加打从心眼儿里坚定地认为：孔圣人绝对没诛过什么少正卯，甚或这世上根本从没有过“少正卯”其人！

可他王守仁一个人这样想不顶用。两千年来，多少大权在握的人就借着“圣人之典”打杀了数不清的“五恶”之徒。而真正的圣人之学，也被那杀人不见血的“五恶”打杀，就此失传了。在这些掌握生杀之权的大人物看来，说“圣人不以‘五恶’杀人”的人，他本人就是一个“五恶”之徒！这样的人就已经该打杀了！

原来后世人尊的不是孔子，不是孟子，而是荀子！后世人学的不是仁义，不是良知，而是打杀！

一时间王守仁觉得头晕目眩全身无力，腿脚发软，再也挪动不了一步，一眼瞅见不知谁家大门前摆着一块残破的上马石，就歪歪斜斜地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。双手捂着脸在大太阳底下坐着，却觉得一股寒气从心眼儿里浸出来，浑身冷冰